BMV 佛法文摘
• 2022 年 03-04 月
For Non-Muslims only

生活中的佛法
佛陀的教诲
少年佛学
长老的教导

世间如梦 别太当真

如其本来地知道自己的心！要轻轻松松、

当生命遇到问题的时候，
心会时常浸泡在其中。
假如已经浸泡进去了，
不必因此烦恼、痛苦，
只需要保持中立即可。

心就是这样的，当它想要浸泡时，
它就会浸泡在里面，一旦我们的心保持中立，
它就会自行从苦中抽身而出，
成为“观者”、成为“知苦的人”。

我们的修行必须要“知苦”，
而不是为了浸泡在苦里，
两者如天地悬隔般，完全是两回事。

所谓“知苦”，指的是——
心抽身而出成为“旁观者”，
作为“苦的蕴”，则在另一边，
惟有能够分离蕴，才谈得上开发智慧。

因此，如果心浸泡在（所缘）里面，
无需因此惊慌，只需要意识到：
当下这一刻，心浸泡在（所缘）里面了。

持续不停地练习，不是为了让心松脱出来，
（而是）在心真正保持中立时，
让心自行迴脱而出。

于是我们将会看到：
世间，只对迷失者而言才是真实的，
世间的一切，
只对迷失者而言才是真真切切的。

对于不迷失的人来说，世间就如一场梦，
有时是噩梦、有时是美梦，
（究其实）却没有任何实质的意义。

大家继续用功吧！
世间的苦也是无常的，
它能够来、也能够走。
我们只要别去累积
烦恼习气而为自己
平添新苦就行了。

隆波帕默尊者
Luangpor Pramote
Pamojjo

生活中的佛法

生活中的佛法

佛陀的教誨

少年佛學

长老的教导

雷瓦达尊者

生活的艺术

有些人抱持这样一种见解：我们的寿命只不过是在摇篮与坟墓之间的时间。他们说，一切以死亡告终，所以，在生与死之间应该随心所欲地尽情享受。很多人持有这种恐怖的见解。恰恰相反，生活其实是一门艺术。

正是因为佛陀的教法，我们才了解如何生活，即便如此，我们也只能片面或某种程度上了解如何生活。如果佛陀没有出世，我们根本不会真正知道如何正确地过活，那将会是一个以盲引盲的世界。如果佛陀没有出世，我们也会对业的运作盲目无知。我们成为自己受苦之因，只因为我们的盲目 —— 对真谛的盲目。生活其实是一门艺术，但唯有应用从佛陀教法中所得的知识，我们的生活才能成为一门艺术。在认识佛法后，我们调整自己的生活方式，我们巧妙地调节自己的生活方式，我们尝试活出一门艺术，我们尝试让生活成为一门艺术。

我们之所以能获得这样的智慧，是因为听闻了佛陀的教法，这是以我们能理解的**世俗谛**所流传下来的教法。世俗谛教导我们如何生活；世俗谛教导我们如何提升；世俗谛教导我们如何为死亡作准备；世俗谛教导我们如何展望美好的未来世，以及如何不做令我们在四恶道受苦的事情；世俗谛教导我们如何和谐共住；世俗谛教导我们如何发展一个国家以及如何互相尊重。世俗谛教导我们什么是每一个人的责任。世俗谛是多么的重要！

世界上各个宗教运用的只是一种真谛 —— **世俗谛**，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了解真谛。他们运用世俗名相给他们的跟随者传达信息和教法。即使是那样，他们教导的世俗谛也未达到佛陀所教导的世俗谛层次。他们使用世俗名相在他们的教法中，混杂着善与不善在其中。因此，他们的教法不圆满，因为他们不能见到超越肉眼范围以外的现象，他们的教法只限于他们能看见和能想象的。由于没有能力超越这些极限以及缺乏究竟谛的真实智慧，世上的宗教导师是盲目的，他们反倒误导了他们的跟随者。这是非常危险的。

然而，佛陀的教法之所以圆满，正是因为佛陀有究竟谛的智慧 —— 超越肉眼所见的智慧，超越凡夫之见的智慧，非常深细的智慧。究竟谛的智慧使佛陀的教法圆满，没有瑕疵，无懈可击。佛陀的教法是初善、中善、后善的。因此，我们非常有福报，也应该付出一切努力去维护佛陀的教法。我们应该只把原来传递给我们的这个教法再传递给别人，这是我们所有人应有的责任。我们一定要携手合作一起完成这项责任。

摘自【诸佛所教之真谛】

一句有益的话 胜过千句无益之语

虽诵千句偈，若无义理者，
不如一句偈，闻已得寂静。
（法句101）

第8章之2：
最快速证得阿罗汉(Arahant)果 —— 巴齐亚(Bahiya)

一群商人共同乘船出海，不幸发生沉船事故。除了一人之外，其他人都丧生大海。这唯一活命的人抓住一块木板，最后漂流到输芭拉卡（Supparaka）港口。他以一片树皮遮掩着赤裸的身体，坐在人们可以看得见他的地方。路过的人给他食物；有些人则以为他是圣人，向他致敬。一些带来衣服给他穿，但他不接受，因为他害怕穿上衣服后，人们对他的敬意会不如前。此外，由于一些人说他是一位阿罗汉，他也错误地以为自己是阿罗汉。由于他身穿树皮和持有邪见，他被称为巴齐亚达如次立亚（Bahiya Daruciriya）。

与此同时，于某一前世曾是他朋友的大梵天神（Maha Brahma）见他误入歧途，感觉自己有责任引导巴齐亚返回正途。于是，他于晚上出现在巴齐亚面前，对他说："巴齐亚！你还未是阿罗汉。更重要的是，你尚未具备阿罗汉的美德。"面对著真相，巴齐亚对大梵天神说："是的，如你所说，我不是一位阿罗汉；我必须承认这个事实。我现在知道自己犯了大错。可是，谁是世上的阿罗汉呢？"大梵天神劝告他到舍卫城（Savatthi）去求助于佛陀。

巴齐亚明白自己犯下大错后感觉非常懊恼，即刻前往舍卫城去见佛陀。巴齐亚看见佛陀和比丘众在街上托钵化缘，就恭敬地跟随著佛陀。他恳求佛陀开示佛法，但佛陀说他正在托钵化缘，不适于教授佛法。巴齐亚再恳求："世尊！一个不识佛法的人不能够知道你或我所面对的危险。因此，请教授我佛法。"佛陀知道，于那一刻，巴齐亚的诸根和他的心不宜接受佛法，因为他刚长途跋涉地来到舍卫城，同时他见到佛陀后内心异常兴奋。佛陀不要即刻向他说法，但要他心情平静下来后，以平静的心接受佛法。巴齐亚仍然坚持佛陀教授他佛法。因此，佛陀站在路上对他说："巴齐亚！当你看见色时，你只察觉色；当你听见声音时，你只察觉声音；当你嗅到或尝到或触到某些东西时，你只察觉香，味或触；当你想任何东西时，你只察觉那法。"

巴齐亚依佛陀的指示去做，由于他的精神集中，他过去世所累积的善业力涌现，即刻证得阿罗汉果。他恳请佛陀允许他加入僧团。佛陀叫他去获取袈裟，钵和比丘必备的东西。在他出外准备这些东西途中，他被一只动物攻击致死。佛陀和众比丘用餐后，在路上发现巴齐亚的尸体。在佛陀指示下，比丘们把巴齐亚的遗体火化，并将骨灰供奉在佛塔（Stupa）里。

回到祇树给孤独园（Jetavana）后，佛陀告诉比丘们说，巴齐亚已证得涅槃（Nibbana）。佛陀也说，就证得慧见的时间而言，巴齐亚是最快的和最优秀的。比丘们对佛陀所说感到困惑，就问佛陀巴齐亚如何与何时证得阿罗汉果。佛陀说："巴齐亚在路上听我说法时，也是我们托钵化缘时，证得阿罗汉果。"比丘们感觉惊讶，一个人怎能听了几句佛法后就证得阿罗汉果。佛陀说，用词的多寡或句子的长短并不重要，只要它能给人带来利益就够了。

佛陀的教誨

生活中的佛法

佛陀的教誨

少年佛学

长老的教导

[拘萨罗相应]

◎十九

无子（一）

1. 于舍卫城（Savatthi）。拘萨罗（Kosala）国王波斯匿（Pasenadi）于午间前往世尊处。。。世尊对波斯匿王说：“大王！你此日中从何处来？”
2. “世尊！一位舍卫城的富有市民逝世。他在未留下遗嘱的情形下去世，我确保王宫没收了他的钱财之后才到来 —— 他的钱财有八百万金，银更不用说了。但是，他受用的食物是昨天留下、已变酸的外皮燕麦粥。他身穿的衣服 —— 缝合三片的大麻粗布。他乘的车 —— 以树叶为遮阳蓬的老旧朽车。”
3. “大王！确实是这样。大王！确实是这样。获得大财富的吝啬人不利用财富使自己高兴愉快，使自己父母高兴愉快，使妻儿、奴隶、工匠和仆人、朋友和同事高兴愉快；也不给予沙门和婆罗门布施 —— 激励心灵成长、产生未来的快乐、成熟为乐受、有助于生天的布施。他的财富，没有被正确利用故，则被王没收，或被盗贼掠夺，或被火烧，或被洪水冲走，或被不喜爱的继承人盗用。大王！没有被正确利用的财富被浪费掉，不给人带来乐趣。”
4. “大王！犹如有一湖，湖水清澈，清凉，甘味，水晶般透明，其岸亦甚善美，但此湖位于山野之地。无人能取其水，或喝其水，沐浴于水中，或利用它作任何其他用途。正是如此，获得大财富的吝啬人不利用财富使自己高兴愉快，使自己父母高兴愉快，使妻儿、奴隶、工匠和仆人、朋友和同事高兴愉快；也不给予沙门和婆罗门布施 —— 激励心灵发展、产生来世快乐、成熟为乐受、有助于生天的布施。他的财富，没有被正确利用故，则被王没收，或被盗贼掠夺，或被火烧，或被洪水冲走，或被不喜爱的继承人盗用。大王！没有被正确利用的财富被浪费掉，不给人带来乐趣。”
5. “大王！获得大财富的慷慨人利用财富使自己高兴愉快，使自己父母高兴愉快，使妻儿、奴隶、工匠和仆人、朋友和同事高兴愉快；也给予沙门和婆罗门布施 —— 激励心灵发展、产生来世快乐、成熟为乐受、有助于生天的布施。大王！他的情形就好像我所说的湖，但它位在村落和市镇附近，人们能取其水，或喝其水，沐浴于水中，或利用它作任何其他用途。如此的财富给人带来乐趣，不被浪费掉。”

如山野处的清水，無人飲用自行滅。
如是卑鄙人得财，不自用亦不予他。
有智高尚人得财，自用並履行职责，
扶養親族心高尚，不受谴责生天界。

[增支部]

四集 ◎ 一百十一

只尸 (Kesi)

1. 有一次，驯马师只尸，诣世尊处。诣已，问讯世尊，坐于一旁。世尊告诉坐于一旁之驯马师只尸说：
2. “只尸！汝名为调御马的驯马师。只尸！汝是如何调御应调御之马耶？”
3. “世尊！我以柔软调御法，或以严厉调御法，或以两者并用，即柔软和严厉调御法，调御应调御之马。”
4. “只尸！若应调御之马不屈服于汝之柔软调御法，亦不屈服于汝之严厉调御法，亦不屈服于汝两者并用，即柔软和严厉调御法时，汝将如何？”
5. “世尊！若应调御之马不屈服于我之柔软调御法，亦不屈服于我之严厉调御法，亦不屈服于我两者并用，即柔软和严厉调御法时，世尊！我将杀之。何以故？我如是思惟：‘莫耻辱我师门声誉’。不过，世尊亦名为无上士调御丈夫。世尊是如何调御应调御丈夫？”
6. “只尸！我亦以柔软调御法，亦以严厉调御法，亦以两者并用，即柔软和严厉调御法，调御应调御之丈夫。”
7. “只尸！如是柔软调御法：此是身妙行，此是身妙行之异熟；此是语妙行，此是语妙行之异熟；此是意妙行，此是意妙行之异熟；因此为天，因此为人。”
8. “只尸！如是严厉调御法：此是身恶行，此是身恶行之异熟；此是语恶行，此是语恶行之异熟；此是意恶行，此是意恶行之异熟。因此轮回为牲畜和轮回至饿鬼境界。”
9. “只尸！如是柔软和严厉调御法并用：此是身妙行，此是身妙行之异熟；此是身恶行，此是身恶行之异熟；此是语妙行，此是语妙行之异熟；此是语恶行，此是语恶行之异熟；此是意妙行，此是意妙行之异熟；此是意恶行，此是意恶行之异熟；因此为天与人；因此轮回为牲畜，如此轮回至饿鬼境界。”
10. “世尊！若应调御丈夫不屈服于世尊之柔软调御法，亦不屈服于世尊之严厉调御法，亦不屈服于世尊之柔软和严厉调御法并用时，对彼将如何？”
11. “只尸！这样，我将杀彼。”
12. “世尊！想必世尊不杀生耶？然而，世尊曰：我将杀彼。”
13. “只尸！如来确实不杀生，但若一应调御丈夫不屈服于柔软调御法，严厉调御法，或柔软和严厉调御法并用时，如来不认为值得教诫彼，有智同梵行者亦不认为值得教诫彼。只尸！当如来与有智同梵行者不认为值得教诫彼时，在圣者之戒律里，彼等同被杀。”
14. “世尊！当如来与有智同梵行者不认为值得教诫彼时，彼确实如同被杀。真的不可思议！世尊！真的令人赞叹！请世尊从今以后存念我为终生归依的追随者。”

少年佛学

生活中的佛法

佛陀的教诲

少年佛学

长老的教导

[本生故事精选绘本]

齐心协力本生

很久以前，菩萨那一世投生为鹌鹑。与好几千只鹌鹑住在一起。那时候，有一位捕鸟的猎人每天来到它们的地方模仿鹌鹑叫。等鹌鹑都降落后再用网捕捉它们，带回家售卖。

一天，菩萨对它的伙伴鹌鹑们说：
“这个捕鸟的人这样下去，会毁了我们种族的。我有个办法，能让他捉不到我们。等他来下网的时候，我们便一起把头从网口伸出来，带着网一起往一个方向飞。等远离后，我们再从网底逃出来。”
大家都同意菩萨的意见。

接下来连续好几天，鹌鹑们都使用这个方法成功逃生，捕鸟人空手而归。

回家后，捕鸟人的老婆生气道：
“你每天这样空手回来，我们怕是准备喝西北风吧？”

捕鸟人安慰的说道：
“老婆放心，他们不会永远齐心协力。等它们分散，我便将它们一网打尽。”

果然没几天，一只鹌鹑吃东西时，不小心踩到了另外一只鹌鹑。

被踩的鹌鹑很生气：**“是谁踩了我？”**
“是我，不好意思。”另外一只回答。
“我这么大只鸟，你都看不见？是瞎了么？”
“你好端端为什么骂我？”

两只鸟激烈的争吵起来，没完没了。菩萨知道后便知道大事不好，一旦发生争吵，便不能齐心协力了。 便说道：
“我们将要遭遇灾难了，不能再在这里待下去了。”
于是便带着自己的同伴，一起离开了。

过了没多久，
補鸟人又来撒网。
鸟儿争吵道：
“有本事你自己飞，
你身上的毛都会掉光。”
另一只也说，
“有本事你带着网飞，
你的翅膀都会被折断。”
争吵着的时候，補鸟人已经来到，
将它们一网打尽，喜笑颜开地回到家里。

长老的教诲

生活中的佛法

佛陀的教诲

少年佛学

长老的教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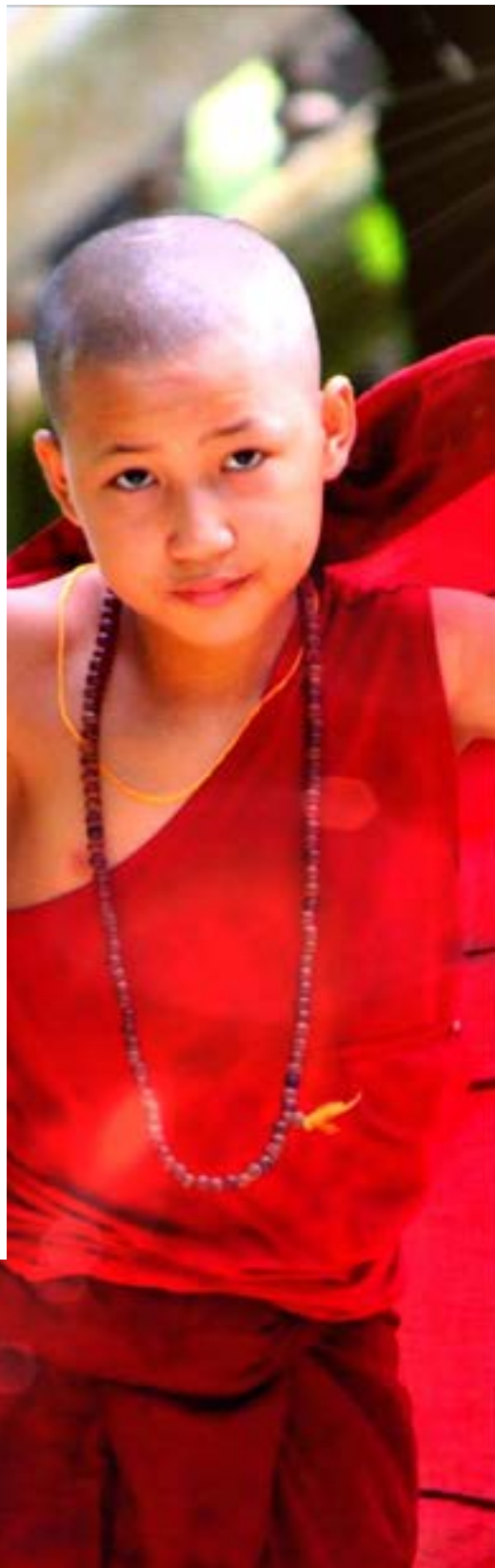
达摩难陀博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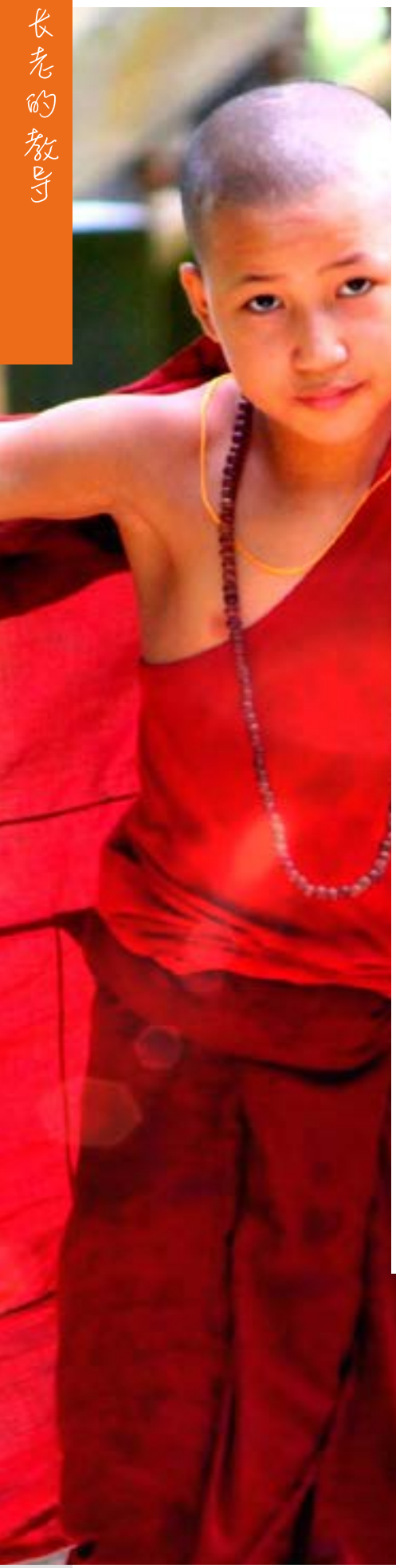
【你相信轮回吗？】

为何不平等？

考虑到这个世界和思考到生活在这世界里的众生种种命运时，多数深思的人都感觉到大自然的所有东西似乎都不公平。观察到生命的不平等和不公正，深思的人问**“为什么？”**。**为什么**一个人富有和有权势，而另一人则贫穷和承受着苦痛？**为什么**一个人终身无恙和健康，而另一人生下来就体弱和多病？**为什么**一个人具备美貌与聪慧，而另一人则令人难以接近和丑陋？**为什么**一些人瞎眼，愚蠢或者聋哑，而其他则不然？**为什么**一个孩子出生在极度苦痛和不幸的人群之中，而另一个孩子则出生在富贵和舒适之中？**为什么**一个孩子被教养成罪犯，而另一个孩子出生在高尚父母的家庭里，获得最好的精神和道德教育？**为什么**一个人很多时候不费力气之下事业成就，而另一个人的计划全部不能实现？**为什么**一个人可以过着豪华的生活，而另一人则过着贫困和苦恼的生活？**为什么**一个人快乐，而另一人则悲伤？**为什么**一个人长寿，而另一个人则英年早逝？

为什么本质中存在有如此的差别？我们如何解释人类之间的**不平等**，**不公平**和鄙视？这些显著的不平等是偶然的发生或者是“上帝的安排”？这两种解释都缺乏说服力？如果上帝是慈悲为怀的话，**为什么**他给人类创造了如此恶劣的生活环境？慈悲为怀的上帝应该有能力去采取行动，防止这些不平等。另一个解释是资本主义的社会结构的不公平造成这种不平等。这个理由不能解释智力的差别，性格的差别等等。在佛教里，业与轮回解释了这些不平等。





业与轮回

业的理论是因与果理论，动与反动论；这是大自然的定律，它不牵涉公义或者奖偿或惩罚。每一个有意志的行动都产生其效应或者结果。

若善业产生善报和恶业产生恶报，它并非一个判断你业的人或力量所处分的正义或奖偿或惩罚，它是因为业的本性，业自己本身的定律。

业的定律与物理和化学等定律有异，业的定律是触摸不到的，不可计量和不可预测的。由于它是察觉不出的定律，它不能通过科学实验显现。

根据业与轮回的教义，业 —— 善的或者不善的 —— 会在某时某地产生效应。根据业的定律，造成有情命运的环境和条件不会在没有前因和适当的条件的情形下发生。举个例子，就好像腐败的芒果种子绝对不会产生一颗健壮的芒果树和健壮鲜甜的芒果，同样的，前世所造成的邪恶意志的行动或是来世恶劣命运的种子或根源。

唯有在业与轮回的教义里找到人类之中不平等的合理和可靠的解释。业与轮回提供了唯一理性和一致的解释，这个解释能使无偏见和公正思考者感到满意。

业为轮回之因的教义也被佛陀住世之前的古印度宗教师接受。奥义书(Upanishad)和吠陀经(Vedanta)，甚至福者之歌(Bhagavad Gita)也有记载如此教义。这个教义是：轮回是因个人在此生和前生所造的善与恶业而有。因为这个过程或再生和死亡充满很多痛苦，从这生死轮回中解脱是所有印度哲理系统的目标。佛陀说：**“众生是他们的业的主人和继承人，业把众生分为高和低的地位。”**

阿姜查尊者

【静止的流水】

谈禅坐

平静心的意思是
去寻找正确的平衡
如果你不够用心
便达不到平衡
而失去平衡点

平静心的意思是，去寻找正确的平衡。假使你太过于强迫心，它会太超过；如果你不够用心，便达不到平衡而失去平衡点。

通常，心不是静止的，而是不时的在动摇，可是，却缺乏力量。使心有力量和让身体有力量是不同的。要使身体有力量，我们必须做运动，去逼它，以使它健壮。

可是，使心健壮的意思是，使它平静，不去胡思乱想。对我们大部分的人来说，都不曾平静过。心不曾拥有三摩地的力量，因此，我们要在一个范围内将它建立起来。我坐于禅坐中，与“觉知者”同在。

假使我们强迫呼吸使它太长或太短，我们就不平衡，心也不会变得平静。就好像我们初次用裁缝机一样：在我们实际看到东西以前，刚开始，我们只练习去踏那部机器，以使我们的步调正确。

追随呼吸也近似于此，我们不要去在意它是长或短，是强或弱，只要知晓就好。我们就让它顺其自然，追随自然的呼吸。

一旦平衡时，我们以呼吸做为我们的禅修对象（所缘境），当我们吸进时，呼吸的开始是在鼻端，呼吸的中间是在胸部，呼吸的结尾是在腹部，这是呼吸之道。当我们呼出时，呼吸的开始是在腹部，中间在胸部，结尾在鼻端。

我们只要知晓呼吸之道在于鼻端、胸部和腹部，然后在腹部、胸部和鼻端。我们知晓这三点，为的是要使心坚固，去限制心的活动，使正念和自我的觉醒能够轻易地生起。

当我们熟练与知晓这三点，而可以放下它们并且知晓出入息，以及完全专注于鼻端和气息出入的上唇时，我们就不需要去追随呼吸了，只要在我们前面的鼻端建立起正念，并且在这一点上知晓呼吸 —— 进、出、进、出。不需要特别去想些什么，现在，只要专注在这简单的工作上，继续保持当下的心。只有出入息，除了这些外，没别的了。

不久，心就会变得平静，呼吸会变得细密，身、心也会变得轻安，这就是禅坐功夫的正确状态。

此时，心虽然变得细密了，不过，无论处于什么状态，都应该设法觉知、认知它。在那里，心的活动和平静是在一起的，那儿会有“寻（vitakka）”。

“寻”是将心带到思惟（观）的主题上的行为。如果没有很强的正念，就不会有很强的“寻”。

接着，“伺（vicara）” —— 环绕在那个主题周围的思惟（观），会紧接而来。种种“微弱”法尘会一再地生起，可是，我们的自我觉醒是桩很重要的事 —— 不论发生什么，我们都继续不断地觉知它。

当我们进入更深层时，仍要继续不断地觉知我们禅坐的状态，觉知心是否稳固地被建立起来了。因此，专注（定）和觉知（慧）两者便都现前。

要有一颗平静的心，并不意味着没有事情发生，法层仍是会生起的。例如，当我们谈到平静（禅那）的第一阶段时，我们说有五个因素。伴随着“寻”和“伺”，“喜（piti）”会和思惟（观）的主题一起生起，然后是“乐（sukha）”。这四个要素全都在平静的心中，它们犹如一个状态。

第五个要素是“一境性（ekaggata）”。你也许会想知道，当这些其他的要素都存在时，怎么可能有“一境性”。这是因为它们都在平静的基础上被统一起来了。

它们在一起时，称作“三摩地（定）”的状态。它们不是日常生活中的心的状态，而是平静的要素。虽然有这五个要素存在，可是，它们不会去干扰基本的平静。

“寻”存在，可是它不会去干扰心；“伺”、“喜”、”乐”生起，可是也不会去干扰心：心于是和其他要素就如统一了一般。平静的第一个阶段（初禅）就是如此。

我们不必去谈论初禅、二禅、三禅等等，让我们就称它作一颗平静的“心”罢。当心逐渐平静下来时，它会将“寻”和“伺”丢掉，只留下“喜”和“乐”。

为何心会将“寻”和“伺“丢掉呢？这是因为，当心变得更细密时，“寻”和“伺”的活动由于太粗，所以无法保留。在这个阶段，当心停止“寻”和“伺”时，极“喜”的感觉便能够生起，于是泪水就会涌出。

可是，当三摩地更深时，“喜”也会被舍弃，只留下“乐”和“一境性”。直到最后，连“乐”也离去，而心则达到最细密的阶段，只有平静和“一境性”存在，其余的一切都舍弃于后，心住于冷静中。

心一旦平静之后，上面的情况是会发生的，你不需去想太多，它自己会发生。这就叫作“平静之心的力量”。在这个状态下的心，不会昏沉；五盖：贪欲、嗔恚、掉举、昏沉、疑惑都消失了。

可是，如果心的力量仍然不强，正念也弱，偶尔就会生起一些会干扰的法尘：心是平静的心，但平静中又仿佛有一个“模糊”存在，却又不是平常的那种昏沉。

有些法尘会出现 —— 我们也许会听到某种声音或看到一只狗等等，但不是真的很明显，而也不是一场梦。这是因为这五个要素已经变得不平衡而且微弱。

心会在这些层次（禅定）里玩弄把戏。心在这种状态时，“意象”有时会透过任何感官而生起，禅修者可能无法很准确地说出正在发生什么事。“我在睡觉吗？不。是梦吗？不，不是梦。”这些法尘是从中等的平静中生起，可是，假使心确实是平静且清明的话，我们就不会去怀疑种种生起的法尘或意象。

问题诸如“我在睡觉吗？我睡着了吗？我迷失了吗？”是不会生起的，因为它们是一颗依然疑惑的心的特征。“我是沉睡的，还是清醒的？”模糊不清！这就是心迷失在自己的情绪之中。就好像月亮跑到一片云之后，你仍然能够看到月亮，但云却遮盖了它，使它模糊不清。这不像从云中露出来的月亮，如此清明、皎洁与闪亮。

当心平静且正念和自我觉醒被稳固地建立起时，对于我们所碰到的种种“有为法”，都不会有疑惑，它将会超越障碍。我们会对一切在心中生起的事物清楚而如实地了知。我们之所以不会去怀疑，是因为心清明且光亮；达到三摩地的心是这样子的。

可是，有些人发现要进入三摩地很难，因为那不适合他们的性向。虽然有三摩地，可是并不坚强和稳固。不过，我们可以藉由运用智慧。运用思惟（观）和看见事物的真相来达到平静，以这种方法来解决问题。

这就是运用智慧，而不是利用三摩地的力量。在修行中要达到平静，并不一定要处于禅坐中，比方说：只要问问自己：“啊，那是什么？”当下就解决你的问题！一位有智慧的人就是这样 —— 也许他无法达到三摩地的高深境地，虽然他的三摩地只足够长养智慧。就好像种稻和种玉米的差别，我们在生计上依靠稻米比依靠玉米还来的多。修行亦可如此，我们比较依靠智慧来解决问题。一旦见到真理，平静就会生起。

这两种方法是不同的。有些人有“内观”，智慧强，但定较弱，当他们坐下来禅修时并不很平静。他们会想得很多，思惟（观）这儿，思惟（观）那儿，直到最后思惟（观）乐和苦而见到它们的真相。

有些人比较倾向于此，不论行、住、坐或卧，法的觉悟都能够发生。透过了解与放下，他们都达到平静。透过豪无疑问地了知真理而达到平静，因为他们自己已亲身见得。

其他人则拥有少许的智慧，但他们的“三摩地”却非常强。他们可以迅速地进入甚深的“三摩地”，可是，智慧却不多，他们抓不到自己的烦恼，也不认识它们。他们解决不了自己的问题。

可是，不论我们用何种方法，我们都必须远离妄见，只留下正见；我们必须舍弃烦恼，只留下平静。这两种方法都归结于同一个地方。修行虽然有两面，可是，这两面 —— 止和观，是并存的，缺一不可。

那个“观照”在禅坐中生起的种种要素的，就是“念”，这个“念”是透过修行而能够协助其他要素生起的条件。“念”是生命，只要没有正念、心不在焉时，就好似死了一样。

假使没有“正念”，那我们的言语和行为就没有意义了。这个“念”很简单地就是当下的心，它是造成自我觉醒和智慧生起的“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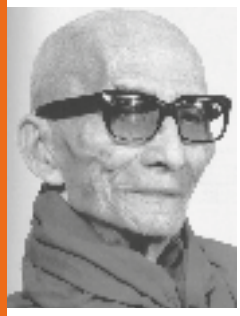
如果缺少了“正念”，不论我们长养了什么德行（戒），都会不圆满。所谓的“念”是在行、住、坐和卧中观照我们的东西，即使我们不在三摩地时，“念”都应该不时存在。

不论做什么，我们都得谨慎小心，这样惭愧心就会生起，我们会对于所做的错误行为感到惭愧。当惭愧心增强时，专注力也会随之增强；当专注力增强时，散乱就会消失。即使没坐下来打坐，这些要素也会在心中现起。

这种现起是源自于长养“念”的缘故。增长“念”—— 这就是观照我们正在做的工作，它有真实的用处。

我们应该在一切时中觉知自己，如果我们这样觉知自己，“对”自会分辨“错”，“道”于是会变得清晰，造成一切惭愧的因也将消失，智慧于是生起。

我们可以将修行总结为戒、定和慧。专注、控制，是戒；而那个在控制中稳固地建立起来的心，是定；对于我们所做、所为的活动都能完全了知，是慧。修行，简而言之，就是戒、定和慧；或换句话说，就是“道”。除此之外，没其他方法了。



明昆三藏持者
大長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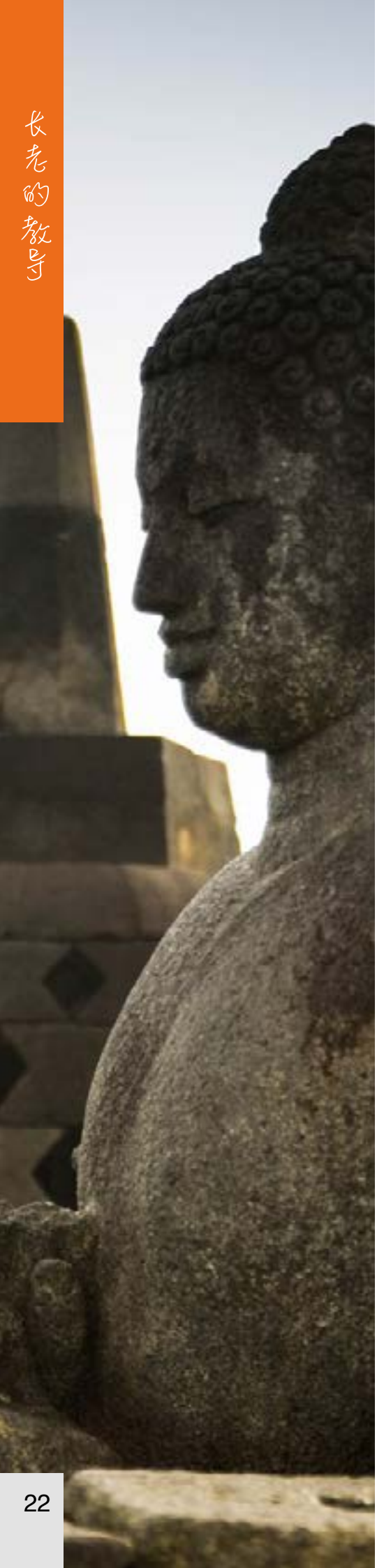
【南传菩萨道】

智慧的本质

智慧是一个个别的心所，是究竟法之一。在《法聚论》里，智慧有慧根、慧、智等不同的名称，因为提供每一个项目应讲的细节是《阿毗达摩论》的特征。

智慧的主要名称是由慧与根组成的“慧根”。

它称为慧是因为它有助于了解四圣谛或无常、苦、无我三相的各方面。



它称为根是因为它能够克服无明与愚痴，或因它主宰了解实相的作用。慧的相是带来光明，就好像光一出现即能驱除暗室的黑暗；同样地，当慧一出现时，它能即刻去除令我们盲目的无明，使到我们能够看清事实。因此佛陀说：“没有其他的光明可以比得上慧。”

慧的另一个相是能够分辨所觉知的事物，就好像明医能够分辨什么食物适合病人，以及什么食物不适合病人；同样地，当慧生起时，它令人能够分辨善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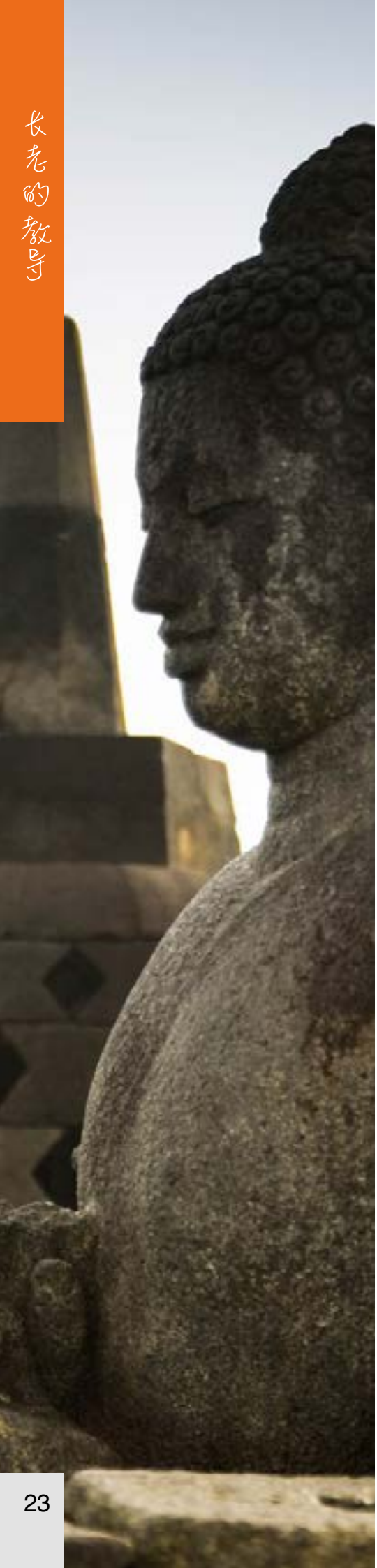
慧有透入地如实知见的相，它就好像高明的射手所射出的箭，毫无差误地射进目标里。

对于智慧的这个相，有个要点需要注意的是：真正的智慧是对诸法如实知见，这是无可指责的智慧。所以在《法聚论》里，慧心所被列入美心所之内。

关于《八集 · 苏拉莎本生经》中苏拉莎的智慧，人们可能会有所置疑。在波罗奈国，有一个名叫苏拉莎的妓女救了一个快要被处决的强盗苏达迦。过后苏拉莎嫁了给他，跟他一起生活。但贪图她的珠宝的苏达迦说动她戴上值十万个钱币的首饰，再和他一起去山顶。来到山顶时，他就叫她把首饰脱下来，准备把她杀掉。那时苏拉莎心想：“他肯定是要杀死我的。我必须先施计把他杀死。”所以她就假装向他哀求说：“亲爱的，即使你就快要杀死我，我依然是爱你的。请你在我临死前让我在你前后左右四方向你顶礼。”他没料到她会有计谋，所以就答应了。当时他就站在悬崖边，而她在他的左右与前面向他顶礼之后，在来到他的背后时就尽全力把他推下悬崖，把他杀死。

当时菩萨生为住在那山上的天神，见到这情形之后，他说：“并非在一切情形里的智者都是男人，女人也可以是聪明与有远见的。”

有些人觉得身为天神的菩萨称赞苏拉莎为智者不知是否可算是恰当，因为她的动机是要杀死那强盗，属于杀生恶业，而不可能与慧心所相应。



在解答这一点时，有些人说苏拉莎的知识并非真正的智慧。在三种智之中，即想智、识智与慧智，苏拉莎的智只是属于识智，即是说那是想像得来的智。在此所说的智是指这种知识。

又有些人则曲解地说在邪见与正见两者之中，苏拉莎所拥有的是邪见，而菩萨所说的慧是指其邪见，并非称赞她的慧根，因此与《阿毗达摩论》是没有冲突的。

但是这些把识与邪见视为慧的答案是与《阿毗达摩论》的原则相对的，因此是完全错了。

苏拉莎知道自己可以施计打败强盗是属于真正的知识，因此是智慧。我们不置疑真正的智慧是否可以知道涉及恶行的事情。举个例子来说，很详细地知道某种酒有多少酒精、价钱多少，以及喝了会有什么后果是无可指责的。只有在人们开始想要喝酒时，它才算是恶的。

同样地，我们可以透彻地去研究世上的一切见解与信仰，去分辨何为正确有理，以及何为错误的。这样地研究与如实了解它们为善或恶是没有错的。只有在把邪见当作正见时才是错的。

所以在苏拉莎的事件里，知道“我可以施计打败他”是一种正确的知识，是以智慧得知的，是无可指责的。但自她决定以计谋来杀死丈夫的那一刻开始，她的作为已变成邪恶与当受指责。菩萨称赞她为智者是指她在杀丈夫之前所具有的正确知识。

所以我们应当清楚地分辨，知道何为恶与造恶是两回事。若某人坚持知道何为恶并非真正的智慧，那么他也已犯了一个错误，即把一切知的佛陀视为不能免除指责的。

以他的至上智慧，佛陀能够知道一切事物，包括一切善与恶的，由此他名为一切知者。若真正的智慧是不涉及恶事的，那么佛陀就不会知道什么是恶事。事实上，佛陀 的智慧是非常广泛与无边的，因此名为一切知。

简而言之，佛陀对一切善恶是无所不知的。但是由于他已根除了一切潜伏的烦恼，他是绝不会想要造恶的，更别说是付诸行动。在省思佛陀已知一切恶、已舍弃一切恶，以及远离一切恶之后，我们应培育对佛陀的信心。

再者，我们应该研究《大药本生经》。在那故事里，小梵与王和他的属国派兵围攻韦提河王的京城。其时大药智者是韦提河王的左右手。他为了守城而设下许多计谋误导敌军，令到敌军士气动摇，最终彻底溃退。若我们认为大药所采用的诱敌计谋是属于不善，因此不算是智慧，那么菩萨就没有机会去成就智慧波罗蜜。事实上，大药所采 用的一切计谋皆是出自菩萨的智慧。因此佛陀特地提出大药的故事作为菩萨成就智慧波罗蜜的例子。

考虑了上面所说的，我们应知道天神称赞苏拉莎为智者是因为她是真正有智慧的人。